

丛书主编 杜小真

# 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

---

亨利·德·蒙泰朗

和

莱维·米尔普瓦



玛格里特·尤瑟纳尔

和

让·多尔梅松



保尔·瓦雷里



桂裕芳 吴康如 译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丛书主编 杜小真

# 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

---

亨利·德·蒙泰朗

和

莱维·米尔普瓦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和

让·多尔梅松



保尔·瓦雷里



桂裕芳 吴康如 译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蒙泰朗,尤瑟纳尔,瓦雷里/(法)蒙泰朗,尤瑟纳尔,瓦雷里著;桂裕芳,吴康如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ISBN 7-80681-856-1

I. 法... II. ①蒙...②尤...③瓦...④桂...⑤吴...  
III. 名人-演说-法国-现代 IV. 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4497 号

**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亨利·德·蒙泰朗和莱维·米尔普瓦  
玛格里特·尤瑟纳尔和让·多尔梅松  
保尔·瓦雷里**

---

译 者: 桂裕芳 吴康如

责任编辑: 陈 军

特约编辑: 张龙华

封面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mailto: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4.875

插 页: 4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681-856-1/K·220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总 序

读者面前的这套法兰西院士演讲录,收入了十多位法兰西院士在入选法兰西科学院或法兰西学院仪式上的就职演说。这些院士的专业各有不同,遍及哲学(阿隆),政治(佩雷菲特),社会学(布尔迪厄,阿隆),历史(杜比,布罗代尔),文学(蒙泰朗,瓦雷里,尤瑟纳尔),戏剧(尤奈斯库),人类学(杜梅泽尔),生物科学(罗斯丹)等诸多领域。他们由于在各自年代经历的辉煌以及绚丽多彩的作品令人尊敬,他们的名字也因此长载史册,光彩夺目……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是在1530年由弗朗索瓦一世创建的教育机构,它是由“三语学院”(拉丁、希腊和希伯来语)改变成为皇家学院,经过复辟时期,后在1852年归属法国国民教育部,但又完全独立于法国大学,现在设有五十个教席,实行的是完全自由的教学,全然无需承受考试、文凭等等压力。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是组成“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的五个科学院中历史最长的学术机构,是著名的黎胥留公爵(Armand Jean du Plessis, cardinal, duc de Richelieu)在1634年创立的,1635年,路易十三正式确定它的地位。大革命前

的院士会议都是在卢浮宫举行,后来,拿破仑移之于“四族学院”(Collège des Quatre-Nations),也就是今天的“法兰西研究院”。法兰西科学院由四十名成员组成,只有在旧有成员去世留下空缺的情况下,才通过全体成员投票选举补充新成员。这两个学术教育机构发展至今几百年来,已经成为法国学术文化的象征符号,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高峰。所以其成员也大多是在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令人仰慕的杰出人物。法国思想精神影响越来越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都是法国这样一些出色学者的代有承传、绵延不断的结果。

我们选编这套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读者能够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知识精英的精神面貌,欣赏并体味他们灵魂深处的情怀。大家知道,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就职演讲(杜比等),后来大都被公认为学术精品,比如梅洛-庞蒂的《哲学赞词》,福柯的《话语的秩序》和我们收入的杜比的《中世纪社会》等等。因为,法兰西学院的传统是,教师讲的必须永远是自己正在思考和研究的,而不是已经说过和别人说过的东西。这样的演讲,是真正属于“学术前沿”的。在法兰西科学院,新入选者在欢迎仪式上的致辞演说,并不谈自己,而是满怀尊敬和诚挚详述并分析他的前任的作品和思想,而他自己的学术功绩则由在任的院士在答辞中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致辞者、答辞者对于所述对象不但态度恳切,充满感激,更令人叹服的是,新入选者对于前任其人其

文熟悉之至,对其思其言了解至深。当然,其中的评价中肯、坦率,并没有掩饰什么,更体现出言者对被言者的真诚和情谊。这些看起来很自然平常,在有的人身上就很难做到,一些人很缺少这种对前人、对传统的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实事求是的科学评论。他们习惯于抬高自己而把前人贬得一无是处,抑或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不实际地过分吹捧,良莠不分,似乎要全盘把过去的某种思想和传统栽到今天的土地上以“战胜”其他。因此,能够像这些法兰西院士们那样对待他人,绝非易事,这需要自身的学养,更需要高尚的品格。特别应该提到,有的新入选院士的声望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任,他们仍能如此冷静地对待自己,谦逊地尊重前人,又不失客观的分析,确实令人钦佩、感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种文化,是否能常保活力,是否能健康持续,是否拥有光明的未来,根本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如何对待前人、如何认识传统。因此,同样拥有悠久的传统的不同国家(民族),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们耐心地读一下这些院士们的演说,会对这一点有更深的体会,也会对 20 世纪为什么最活跃的思想活动往往发生在法国的现象有更加理性的思考。

《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译丛策划始于五年前。最初是由法国伽利马出版社的戴尔马女士的推荐介绍,经年轻朋友周荣胜等的联系、沟通,作为北京大学法国哲学研究中心和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合作项目决定下来。中间又几经周折,终于得以问世,和读者见面。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满碧艳女士、特别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陈军先生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也借此机会向各位参加丛书工作的译者致以敬意。

北京大学法国哲学研究中心

杜小真

# 目 录

亨利·德·蒙泰朗

在法兰西科学院就职仪式上的致辞和

莱维·米尔普瓦公爵的答辞/1

玛格里特·尤瑟纳尔

在法兰西科学院就职仪式上的致辞和

让·多尔梅松的答辞/49

保尔·瓦雷里

在法兰西科学院就职仪式上的致辞/107



亨利·德·蒙泰朗  
在法兰西科学院就职仪式上的致辞和  
莱维·米尔普瓦公爵的答辞  
桂裕芳 译

DISCOURS DE RÉCEPTION  
DE  
M. HENRY  
DE MONTHERLANT  
*A L'ACADÉMIE FRANÇAISE*  
ET RÉPONSE DE  
M. LE DUC  
DE LÉVIS MIREPOIX

*nrf*

GALLIMARD

## 亨利·德·蒙泰朗

### 在法兰西科学院就职仪式上的致辞

1963年6月20日星期四,被选为院士接替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先生的  
亨利·德·蒙泰朗先生来法兰西科学院参加会议,并发表如下演讲。

### 亨利·德·蒙泰朗 (Henry de Montherlant, 1896—1972)

法国作家,剧作家。1960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972年因濒于全盲而自杀。

蒙泰朗出生于小贵族家庭,因家境衰落,全家投靠外祖父母。他自幼酷爱文学,他的童年经历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入伍参战而在前线身负重伤。他的文笔细腻,作品既富于英雄主义色彩又弥散着虚无主义情绪,他一直追求的是古典主义的伟大情操。他的重要小说有以战争为题材的《梦幻》,描写亲身见闻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斗兽者》;谴责温情主义的《姑娘们》等;20世纪40年代以后,以戏剧创作闻名,代表作有《死去的王后》、《圣地亚哥的主宰》、《内战》、《帕奇法埃》等,多取材于西班牙、葡萄牙或古罗马的历史传说,试图在人的力量和宗教神秘主义之间谋求调和,晚年又转向小说创作,著有《混沌和黑夜》、《沙玫瑰》等。

先生们：<sup>①</sup>

我在法兰西科学院欢迎仪式上的演说是在我当选后两个月写成的。根据科学院 1816 年章程第 18 款，新成员在颂扬其前任后，必须——我引用原句——“谈论某个文学问题”。当时我认为在悼词以后，最恰当的题目是：“面临死亡的作家。面临作品死亡的作家”（死亡当然是指遗忘）。我为什么删去这第二点，在演说结束时我会告诉你们。先来开场白，然后来谈西格弗里德<sup>②</sup>先生，坚持吧。

先生们，按照礼节，进入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应该向新同事致谢词。但也可以间接地向接受你的科学院致意，而最高的致意也许就是陈述一个具体事实，例如下列事实。

---

① 这篇演说词是我在法兰西科学院的演讲。

在仪式前，我曾交给莫里斯·热内瓦先生一篇演讲稿请他的同事们过目，那篇稿子有好几处与这篇稿子不同。我删去了热内瓦先生要求删改的所有地方以及他未要求删改的几处。将不同版本刊登出来是不可行的。在此只声明本版本失去了最初版本的某些活力，特别是在不直接涉及安德烈·西格弗里德的段落中——蒙泰朗注。

② André Siegfried(1875—1956)，法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兰西研究院教授。

如果人们拟定一个名单：19世纪末以前公众总体上认为应进入法兰西科学院而没有进入的作家的名单，就会吃惊地发现大约有四十人。是的，四十人，第二个法兰西科学院。另一个科学院。

然而应该再进一步。这些作家没有进入法兰西科学院，有些是因为职业，有些是因为太年轻，有些是因为人情恩怨，有些则是因为档案问题或幼稚可爱地吹嘘自己的政治立场。最后还有令人困惑的一大批作家，他们后来出了名，但当初提出申请没有成功，而且没有丝毫成功的可能。因此，那些能够而且应该成为院士但却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愿意当院士”的作家为数极少。我认识三位，大概还有其他人。关于这一点，我不举出任何名字，你们可以猜着玩，如果觉得有趣的话。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即直至今今天——“直至今今天”，因为明天可能会改变——几乎所有的法国作家，不论有名还是无名，都想进入法兰西科学院。事实是：法兰西科学院符合法国人的气质。唯一使我惊奇的是法兰西科学院竟然不是由克洛维斯<sup>①</sup>创立的。

先生们，1816年章程第18款要求凡是进入法兰西科学院

---

① 指克洛维斯一世，公元481—511年任法兰克人国王。

的人都必须颂扬他的前任。这个义务有两方面。一方面，它强迫一位专家进入与自己的专业完全不同、毫无关系的领域，而且要夸夸其谈，或者言词巧妙得当，或者至少表现出可贵的努力。这条规定体现了法兰西科学院创立者所遵循的两个原则，也就是它被创立的那个时期的标志：造就万事通的人才，将人们聚在一起，每人都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奉献给大家。另一方面，这项规章中还印着一个词：**颂扬**。我们不是受命去分析，而是受命去颂扬。这的确是冒险——我强调一下：只是冒险——冒险去颂扬一个人，而我们既不赞成他的信念、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也不器重他的才能。毫无疑问，这种冒险是精神负担，一个在全部职业生涯中从未说过违心话的人——假定有这种人——会惊讶无比：他在70岁、75岁时，在漫长的生命中破天荒地在50分钟里成为说谎人，或者大家都明白不必把他的话当真。也许由于性格，他不能像夏多布里昂一样傲慢地声明他在执行命令，夏多布里昂在颂扬安德烈·谢尼埃时最后说：“先生们，法兰西科学院的惯例所强加于我的任务到此结束”……这就是在科学院致词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致词仿佛是一件，怎么说呢，“令人好感”的事，它建于礼貌之上，这并不总是坏事，特别是建立于精神的最高功能——即理解与努力理解——之上。第二个特点：致词有时会成为对精神的束缚。如果我们同意（因为也可能拒绝）那句名言“我们的全部尊严在于我们的思想”，那么这种演讲就是对人本身的侵犯，这就过分了。

可惜这第二个特点并非不为公众所知。有位院士——我赶紧明确这一点，因为在科学院里说话必须在有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对我说，没有任何一篇科学院的演说，任何一篇科学院演说的片断——哪怕出自最伟大的作者——被收入法兰西文学精品选集。他毫无恶意地对我说，水果里有绿袍<sup>①</sup>。怎么！博叙埃<sup>②</sup>的悼词被认为是杰作，难道不是与法兰西科学院的悼词一样吗？对于这个问题，不怀好意者会回答说，博叙埃为英国的昂里埃特<sup>③</sup>作的悼词使人相信博叙埃，甚至在成熟的条件下相信天主，但不会使人相信英国的昂里埃特。

当我们想到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先生时，首先想到的是一个热情关心他的时代大概也热情喜爱他的时代的人，因为无论是哪个时代的现状还是发展，他对它的责备总是极为克制，他相当轻易地就适应了它，他已经适应了许多东西。他像我们大家一样预见到文明的变化，但似乎并不十分激动，只是指出和分析迹象。他出生在恰当的时刻，在激情与机器——能最大限度满足他对世界的好奇心——的时代，他不会像托尔斯泰那样说：“那些放弃思想的人看到飞机不可能不惊叹。”帕斯卡尔认

---

① 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礼服，绿 vert 与虫子 ver 同音，将“水果里有虫子”换为“……有绿袍”，俏皮话。

② Bossuet(1627—1704)，法国高级神职人员与作家，以悼词著称。

③ 英王查理一世之女，法王路易十四之弟奥尔良公爵之妻。



为我们的毛病在于不会呆在房间里。西格弗里德先生不停地走出房间,获得极大的益处。多次载他周游世界的飞毯其实只是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走过的丝绒毯的片断。在本世纪法国,没有人在生前像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先生那样闻名遐迩,备受赞扬,书刊上几乎都是一片颂扬之词。人们看到他写的这句话时几乎为他害怕:“你想伤害某人吗?别说他的坏话。把他说得好上加好。”

西格弗里德先生直到最后一刻,84岁高龄,仍保持着好奇心,这好奇心既非优点也非缺点,就像金发或棕发既非优点也非缺点一样。蒙田曾就高龄老人的好奇心写过不太友好的文章。再过几年就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但仍对世界上的什么东西感兴趣,这不符合理性。哲学是个年龄问题,但从来没有人说过。在20岁人的嘴中,“有什么用?”是值得商榷的,但从60岁人口中说出来就没有问题了。我们承认,这种几乎是死后遗留的、对世界的兴趣像是美德,因为它意味着稳定,自我控制与勇气。另一方面,当社会看到一位老人认真对待世上千万件小事时,社会感到它更有理由这样做。在今天,高龄老人的好奇心受到好评,它成为真正的现代人即理想人身上必不可少的一个品质。

在老人这个词以后,我要稍稍停一下。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在84岁时是老人吗?在逝世前六个月,他还在昂蒂布湾下海游泳,这是他的游泳伙伴告诉我的。尽管如此,还是应该说出这个词,这是罗马人的规矩,他们称60岁的人为 *senex*。但我们在这